

刚把压在大缸缸口的青石挪开，一股软软的带着酵香的酸味儿，涌了上来。缸内，一个多月前码进去的大白菜，一棵叠压着另一棵，软软塌塌的。新鲜白菜原有的青绿底色，受了盐与水的浸养，经了时间的酵化，此时，菜帮子已变得冰润浅白如琥珀，菜叶子则脆嫩浅黄似黄稠。一大缸东北酸白菜，算是腌渍好了。嗅觉被激活那一瞬，舌尖味蕾便连绵不断地沁出丝丝津液。这种软酸酵香，恰是每到冬季我最惦念的味道。

我腾出手就去捞，母亲“啪”的一下，打在手背上，嗔怒道：“手都没洗哩。”母亲挽起袖子，从缸里捞了两棵酸白菜，短短的工夫，浸骨的盐渍水已把她的双手冻得绯红。她不让我捞酸白菜，没洗手只是个由头，她是担心那浸骨的盐渍水，把我细皮嫩肉的小手冻出冻疮来——这是我成人后，看到母亲手指上那些细小的皴裂小口子，才慢慢品悟出的母爱。其实，来自燕赵之地的母亲，本不擅长腌渍东北特色的酸白菜，仅仅因为我们尝过一次东北邻居家包的酸菜馅饺子，回来就不停念叨，在她面前嘟囔自己家咋没有。要强的母亲，心疼自己的娃，终究还是去邻居那里，讨来了冬日腌渍酸菜的法子。

打那以后，每年临近冬日，母亲总要早早买回来几筐大白菜。先晾晒两三天，择去外层蔫老的叶子，又焯一遍热水，接着码进缸

元旦假期，我揣着一颗惦记的心回了趟老家。

自去年暑假母亲独自回乡居住，我的心就总悬着——那是父亲去世后，她第一次独自生活这么久。纵然能随时视频通话，可隔着屏幕的关心，终究抵不过亲手递上一杯热茶实在。这次回去，我打定主意，劝母亲跟我一起生活，再也不让她孤零零地守着老家。

抵达老家时，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，钟表的指针刚迈过晚上十点。冬日的寒气像浸了冰的刀子，刮在脸上生疼，我早就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母亲不用等，先去睡，可推开车门的那一刻，却看见她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的路灯下，身影被昏黄的灯光拉得老长。见我下车，她立刻笑开了，快步迎上来，伸手接过沉甸甸的行李箱，指尖触到我冰凉的手时，还下意识地攥了攥。那一刻，方才还顺着骨头缝往里钻的寒气，一下子被心口涌上来的暖流冲得烟消云散。

母亲转身进了厨房，不过片刻，就端着托盘走了出来，几碟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在桌上，白雾飘飘的热气裹着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不过是一盘清爽的青菜小炒，刚夹起一筷，熟悉的鲜甜就漫

## 酸菜馅饺子

□郝志武



里——每码一层就撒些薄盐，然后浇入温热水，再用压缸石紧紧压住白菜，最后把缸口密封严实。两大缸白菜，便在缸里慢慢开启了酵化之旅。

酸菜解腻但吃油。与酸菜脾性最合得来的配搭，无疑是猪肉大油。可那些年吃食金贵，馅料单一，连菜油都定量供应，哪有那么多的猪肉大油呢。母亲包饺子馅料除了葱姜和剁得零碎的酸白菜，大多是豆腐丁混着红薯粉条，偶尔才会有炼过的油渣，剁碎后，拌和其间，提香增润，让酸菜饺子吃起来不那么柴。

和面，揉面，拌馅儿，擀饺子皮，也算得上是体力活，考验的是

腕力臂力甚至腰力。成家后，每到春节，我们都要回到老屋团年，因怕母亲累着，早就不让她操持过年的大小诸事了，兄弟姊妹各显厨艺，全包圆。可母亲闲不住，每次坐在沙发上，跟我们一边拉家常一边叮嘱：“多放肉，多加油，才好吃。”待饺子皮擀好，母亲站起来，非得亲自动手包饺子。母亲老了，动作慢了，可捏饺子的手法样式，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。她一边包还一边唠叨：“现在条件好了，也要多包点。”不待我们回话，接着又说：“我孙女喜欢吃。开春她又要到桂林上大学了，那边没酸菜，就吃不上酸菜馅饺子了。多包点。”语气笃定，不容反

驳。看着母亲微微佝偻的身子，我并无太多伤感，反倒满是时光沉淀后的幸福感。

女儿大学毕业，回到家第二天就跟我念叨：“想吃酸菜馅饺子了。”我盯着她，连说了两遍“不到季节呢”。哪有初夏吃酸菜的道理？可心里既舍不得拂了女儿的兴致，又着实犯了难。女儿摇晃着手机，笑得狡黠：“老爸，你跟不上时代了吧！”说着，她麻利地点开网上商城，语气里透着小得意：“现在都是工厂化生产，腌好的酸菜真空包装，冷链仓储运输，一年四季想吃就吃，比当年奶奶自己腌酸菜方便多啦！”话音未落，她手指上下滑动屏幕，选中一家“东北正宗酸菜”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搞定。”

机制饺子皮，省去了一张张地擀的工夫，很方便。饺子馅透着实打实的诚意：五花肉切丁放入搅拌机搅拌，酸菜挤干水分剁碎，拌上葱姜末、老抽、花椒油，淋上适量生菜油，再撒一把王守义十三香，搅匀——醇厚的香味瞬间弥漫了整间屋子。

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，女儿端到奶奶面前，吹了又吹：“奶奶，您尝尝！我拌的馅儿，好吃不？”牙齿稀疏的母亲慢慢咬了一口，脸颊的皱褶舒展开了：“我孙女长大了，能干哩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酸味不足，远不如我当年腌的够味儿。”

一句话，把我们父女俩都逗乐了。

无二的车衣，是最奢侈的“奶奶牌”温暖，看了只觉心头暖意融融。

那车衣的针脚里裹着的心意，像极了元旦回老家遇到的温暖。不管是视频里的奶奶，还是我的母亲，她们对孩子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而是藏在一个个细碎的日常里：是那件斑斓的车衣，是我家门口路灯下的默默等候，是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，也是塞进我行李包里的鸭子与核桃仁。这些细碎的美好，拼起了我们一生最珍贵的铠甲。

车开出老家的巷子时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还站在门口，身影在冬日的细雨里缩成小小的一点，却始终挥着手。直到巷子的拐角将她的身影遮住，我才收回目光，手提袋里的干爆鸭子还带着余温，背包里的核桃仁随着车的颠簸轻轻晃动。原来母爱从不会因距离而变淡，它会藏在归途的等候里，融在饭菜的香气里，塞在行囊的缝隙里，在岁岁年年的时光里，化作一缕缕温柔的风，无论我走多远，都被这股暖意裹着，勇敢往前走。而我能做的，便是把这份温暖妥帖收藏，也学着把爱意揉进日常，让母亲的晚年，也能被我的牵挂温柔包裹。

## 元旦回乡记

□胡高兰

了满嘴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妈妈的味道。爱人尝了一口蒸咸肉，笑着说这准是我老家的特色，毕竟每次回来都少不了这道菜。可他不知道，这咸肉里藏着母亲的小心思。父亲生前总咳嗽，熏制的腊味碰都碰不得，却又馋那口肉香，母亲便琢磨出独特的做法——不熏只腌，让肉吸足了盐和花椒的味道，既保留了咸香，又鲜爽不腻。这道蒸咸肉，不是当地的招牌，是专属于我们家、独属于母亲的味道。

元旦在家的两天，母亲的灶台就没停过，顿顿都是我爱吃的菜。七十多岁的她，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手脚比我还麻利。看着她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身影，我心里的担忧却半点没减，总怕她一个人住会孤单。可相处下来才发现，她独居的日子，远比和我们同住更自在。和我们在一起时，家里虽热闹，可母亲本就喜静，外孙女又调皮闹腾，她事事都顺着孩子，做的饭菜也都是我们

爱吃的口味，从没有为自己做过一顿喜欢的饭菜。而独自生活时，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：闲来去街边散散步，和老街坊唠唠家常，偶尔凑一桌打打牌，晚上坐在沙发上追追喜欢的剧，日子过得悠闲又舒心。我那想劝她跟我走的念头，终究是落了空。

离开的那天，母亲早早把我爱吃的干爆鸭子装在保鲜盒里，仔仔细细裹了保鲜膜，又塞进我的手提袋，仿佛怕漏了一丝热气。接着又拎过我的背包，把一大包剥得干干净净的核桃仁往里塞。那袋核桃仁，颗颗饱满，像是装着她说不尽的牵挂。

突然想起前阵子刷到的一条视频，此刻想来满是触动。视频里，车主出差把车停在奶奶楼下，回来时竟看见车身罩着一件五彩斑斓的车衣——那是奶奶用旧床单、碎被套和破抹布，一针一线拼接缝制的。在银装素裹的冬日里，那件拼布车衣显得格外温暖动人。网友都说，这是世上独一